一二九：風下的棚艇

「算了，等會兒讓大風雨颳醒他們吧！」

這時候，麥奇見到張伯正爬在一張木梯上，修補昨晚給大風吹歪了的木板、鋅鐵和帆布，張峰在下面替他扶住梯子。

「張伯，讓我來吧！」麥奇把畫具遞給子薇，跑過去。

「不必了，你們快去畫畫吧，更大的風就快來了。」張伯說。

「那你小心呀！」麥奇望着木梯上的張伯，他雖已年邁，但那古銅般的膚色和蓄動花白的鬍子却使人不能懷疑他仍然壯健、堅强。

離開小棚艇，麥奇和子薇拿着畫具，沿着水面上一條用木板搭起來的通道，一直走到外面的廁所旁邊。

「就在這兒寫一幅風下的棚艇。」麥奇說罷坐下來，並鋪開了畫紙。

島情

夏洛桑

現在沒雨，只有清動的風在吹着，天空中一團團的烏雲在移動。

「小心掉下海去呀！」子薇在麥奇身邊蹲着，一手抓住旁邊的木欄。

「不會的，你看，我背後有一根大木柱頂住呢！」麥奇已經迅速地在畫紙上打稿了。

他知道隨時會下雨，必須爭取時間。

一幅風下棚艇的水彩畫差不多完成了，這時，亞洗和太太才起床。這邊地，他們見到麥奇和子薇在那木板小徑的盡頭寫畫，不禁感到有點意外。

「麥奇，怎麼這麼早？」亞洗叫着。

「難道像你一樣睡大覺嗎？天塌下來當被蓋！你知道嗎？已經掛八號風球了。」麥奇也大聲嚷着。

「哦——」望望那如鉛塊般沉重的天色，亞洗伸了伸懶腰。

「喂，快刷牙洗臉去呀！」麥奇又緊張地叫着。

三一一：雙燒絳蠟對飲喜盃

他們乘夜船到了威尼斯，私奔結合。此地最高級酒店名「國王離宮」，有大小客廳、內寢、書房、私人起坐間。第二級套房，一大臥房，一大起坐客廳；第三等是夫婦雙人房，無套間；第四等是單人客房。都有衛生浴間和煤氣電器設備。李保和不顧一切，開了第二級套房，對於瑪麗這初出茅廬的少女，嚇呆了。

「這麼大的地方，有什麼用嗎？」李保和摟住她道：「第一次同你，等於是新婚，任何富有的人，如果不知道輕重，他有錢用之不當，一點文化也沒有，請問金錢何用？」

「我實不慣呀！少爺！」她驚異的是精美的小櫃中，有幾套男女用的睡衣，大大小小的新毛巾，而且拖鞋都是莫洛哥皮的。保和很快樂，他示意她：「去放熱湯……。」他從袋中取出了香精丸，放了兩粒入大磁盆，慢慢溶解，熱香滿室。他很快地脫光了衣服，雖然瑪麗已經連日連夜，同他有了「吻愛」的關係，到底她是黃花閨女，還時已羞到面紅心跳，但喜興得很。

「少爺，請！」她害羞低頭，並未準備一同入浴。他焦急了，責備她了——「你伺候我呀，你呆住不動？」她慢慢脫出了上下各衣，留下了短褲，上身用大毛巾披着——「我爲你擦背？」她走近大浴缸邊，保和已仰睡在熱湯當中，伸手扶她：「快來呀，你怎麼啦？」

她背對他，拖下了小褲——「你在公園裡早……見……過了。」她喃喃地一笑，讓他扶入了浴缸，保和將她放在身旁，用香噴噴的熱湯澆洗她的玉體——「你自然一點，這是第一次，人與人相愛，即男女相愛，最終的目的的是什麼？」

「哼！是愛！」瑪麗手挽了這美男子的頸項，痴痴地又答說：「是愛！」使李保和大笑，禁不住去吻她的玉峰，已經茁壯的淺紅花朵似的乳暈。她痴笑問他：「你眞心愛我呀，從現在起？」她輕輕地咬他的手臂，並且向水中捕捉什麼。——「人類男女，動物雌雄，就是爲了繼生新的生命——這樣子子孫孫，都活在地球上，豈不就是永生麼？族類的永生！」

「我愛你！眞心！」她們互相乾了身體，開了酒櫃，她取出兩隻高裝水晶杯。這時她和他都是天體相見，坦白至誠。保和取到一對爲夜飲用的花刻大紅燭，點了起來。瑪麗端來大盤夜食，送到床前：「達鈴，多謝你愛我！」

三一一：死而無悔

師姐容曰：「你咁大胆，你知不知我有老公？」

方剛曰：「有老公又點？開講有話，夫妻如衣服，如果我有估錯，海倫，你一定係人嚟二奶之類，所以咁寂寞，一個人去的士高，一個人遊船河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有錯，我有時好寂寞，但是我不是二奶。」

方剛曰：「不是二奶，然則是人嚟情婦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不必做靠估矣。」

方剛曰：「海倫，我會追求你，我亦不理你後邊是老公抑或情人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或者你會後悔！」

方剛慷慨激昂曰：「爲了你我死而無悔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嘩，我眞係感動咯！」

方剛曰：「所以我請你再落舵房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不准再提呀！我不會去！」

方剛曰：「眞係咁絕情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做人要適可而止。」

方剛曰：「海倫，你似乎故意引誘我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隨便你點講都好。」

方剛嗒然若喪，曰：「然則明日去參觀我畫室如何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明日之事明日再算。」

方剛曰：「咁我界電話你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好，到時得閒，就去睇下你之傑作。」

方剛無計可施，唯有大講自己入戲行之事，不時講下有味古仔，引到師姐容吃吃笑。

遊艇返到白沙灣，師姐容叫方剛落去換衫，又叫佢自己走。

方剛曰：「不如一齊食晚飯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得，我約了朋友來此處，你走喇！」

方剛無奈，只有換衫登岸，與師姐容揮別。

師姐容見佢架車遠去，再叫阿七將遊艇駛出海。時已夕陽西下，半天彩霞，情調甚佳。

現代江湖實錄之八 修羅門

田長歌

臨崖勒馬（八）

城之市光 醫成

擺脫那婦人後，獨身在海邊徘徊，她請假看醫生，不使家人知道的，因此看醫生後，不敢回家。

昨天剛約林樹榮出來，今天，有婦人自稱林樹榮太太見過了自己，再見到林樹榮，將會發生什麼事，連自己也不敢想像。

她一個人在海邊漫步，她憎恨林樹榮的欺騙自己，她曾經想過搗爛他的畫冊，作爲洩心頭之恨，然而，她根本不是這樣的女人。

醫生除了拒絕了她的請求外，還加以告誡：「打胎是犯法行爲，醫生不會做的。而且，即使你獲得合法墮胎也不宜，因爲此時打胎，最是危險。」

江淑芬我欲無言。

江淑芬我欲無言，那自稱林樹榮太太的婦人迎上去：「怎麼樣了？」

江淑芬的眼淚，奪眶而出。

「江小姐，首先我替我丈夫對你致以歉意，因爲他是不應該對你隱瞞事實的眞相而害了你；第二，我子女們將會感激你，不破壞我們的家庭幸福。」

「我破壞你家庭幸福？」

「我就是相信你不會。江小姐，如果你有什麼要我協助的，我願爲你効勞。」

「江淑芬。」聽士叫請取藥，江淑芬攙開那婦人，取了藥，匆匆而去。

六九四：答允前往別墅

羅拔鶴到安娜提議去租房談心，心中委實驚異非常，忙小聲問她：

「現在到別墅去？你眞大胆，你不怕別人知道或看到了？」

「怕什麼？」她笑起來，「我是幹什麼的？和男人幽會又算什麼了不起的事呢？」

「瞧你，怎能這樣說呢？」羅拔更感驚異了，「這些話像撈女說的，你的身份……」

「這是撈女行爲，」她打斷他的說話，「這是豪放，是豪放女所愛說的，你懂嗎？」

「豪放？」

他搖搖頭，「下去了。」

「別再爭論下去了，我再問你一句，你到底願意去還是不願意去？」她有點生氣

陰陽之間

華景

美其名而已，哼，其實却是，唉，我也不說下去了，太不好意思說了，「別再婆婆媽媽了。」

說完，她竟站起身，在亭子四周踱步。

「別走來走去的，你這樣令人心煩！」羅拔皺皺眉，「我眞是怕你，好吧，我同意了。」

「是嘛，這才像是男子漢！」她止住步，「走吧，我們去戴的士，遲了就不好的。」

在遠處站着的那個的士司機，顯然已聽到一切，連忙快步離去，是跑回自己車子裡。

安娜挽着羅拔的手臂，兩人卿卿我我地走着，漫步完那小徑，才回到山頂脚下，遠遠見一部的士在停着，便慌忙上了車。

天堂夢斷

文-司明　畫-格家

家作女位是來原

單維德提到紅紅的唯一缺點是矮些，李薇道：

「伴一般舞客跳舞，她不矮，舞客的平均高度不過五呎五吋，也許還不到，算是五呎五吋吧？紅紅五呎一吋，穿三吋高跟鞋是五呎四吋，矮些什麼？」

「你們是兩大鉅頭呢！」單維德說。

「我不嫉妒，做小姐，祇是過渡時期而已！」

「爲什麼你要入這一行？」

「還用問嗎？」李薇笑了：「爲較好的收入。入行前我在出版社工作，是編輯部中打雜的，却不是男性中的後生一類。我也寫小說、雜文。」

「原來是位女作家！」

「我不承認女作家，也感到香港少眞正女作家，但若十稱女作家者命運很好。」

「作品普通？」

「男作家也一樣，我這人眼高手低。」

「你用什麼筆名？」

「我不告訴你了，因爲這個爬格子時代已經過去，不值得回憶。我們談別的吧！單先生！」

「我問你此刻看些什麼書？」

「傷痕文學」者很好，此前大陸文藝界，我個人感到無甚可取。你也注意文藝界？」

「我算是知識分子呢。」

「是正宗知識分子。」

他們離開去候電梯，這家滬菜館在一個稱「中心」者樓上，單維德把李薇送到夜總會。半小時後她過柏，以後她未發現單維德。一點正，蕭先生帶她到「蘿蘭」，此前，她不曾在夜總會中遇到紅紅，知與小馮在一起。

明天下午兩點半，李薇接到史丹拉的電話：

「我昨夜很遲到潮州酒家，遇到小馮與紅紅站在門口，他們說是候車，我們是兩個女人與一個男人。」

「我此刻心上不再有小馮了。」李薇道：「你不必告訴我這些事，他們十分之九上過床……。」

「上過床還在夜店中盤桓得很晏，可見小馮對紅紅有感情了。」

「那末大概還未上床吧？」

「用上海話說：紅紅袴帶並不鬆呢。」（三一一）

八：整天都要做家務

家務，是一種很累人的工作，那是做極也做不完的。正所謂，工夫長過命，只要不死，那就永遠也做不完的。一個女孩子，整天困在家中做家務，對外面的世界完全不知道，這種生活的確很苦悶的。好在那時玉蓮已經習慣了，左鄰右里的女孩子也是這樣生活的，她自然沒有什麼異議。直到出來工作之後，她才對這個木屋區、這個家，感到十分討厭，希望早日離開。

其實，一個人如果不是生活到無可奈何境地，自然不會願意在貧民窟中生活。但木屋區中人，特別是那些捱不起貴租的成年人，却喜歡那個自由自在的環境。雖然只是丁方二三百呎的小地方，關起門來，却是自己的天下，就算倒霉到要吊起沙煲，也只有自己一家人知道，不至於像過去一屋幾伙人那樣，會給鄰人看不起。

何況，仗義每多屠狗輩，生活實在過不下去了，左鄰右舍知道了，也會相濡以沫，伸以援手。這些人情，這些溫暖，在那些高級住宅區中，那是無法享受得到的。可是，像玉蓮這樣年齡的女孩子，對這一些事情，她是無法體會得到的。她只像在籠中的小鳥，所見所聞，只是雀籠中那個小天地的事物。家務，家務，她整天都在做家務。還有那些家務，她整天都在做家務。家務，裝嵌塑膠製品啦，剪線頭啦，以及一些其他工資低廉的工作，弟弟妹妹的一切，也是由她管理。好在木屋區的人日常生活都很簡單，有點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的原始風味。

婦人呀！

明天就是假期的第一天。下午，她的辦公室，殊樂走來找她，要她和他出去喝杯咖啡。結果，她和他在深灣遊艇會的茶座卡位對坐。

殊樂說：「眞的從明天起回東涌度假？」

「還有假的嗎？」

「不要我陪嗎？」

「回外公外婆家住幾天，怎麼要男人陪？」她橫瞪他一眼。

「不明白你，把大好的假期消磨在大嶼山下海邊鄉村裡！」

「本姑娘喜歡！」

「我還想調假，陪你去外邊玩半個月，比方日本，環境實在不錯。」

「我不想外遊，只想在樸素的海邊村子休憩些時。」她說。

一五五：探秘火光

媛媛不想爲難老士三舅，向他追問自己的來源。她從秀文口裡，已探索到自己是藍李慧清既棄之復又取回的親生女兒。至于誰是父親？秀文媛並沒有說明，她當然不可以得一想二，連這個也要問得清楚。事實，人家也未必知道。

另外，她在心裡燃起一朵探秘的好奇火光。就要讓這朵火光擴大，擴大，藉以照明自己身世的另一面。

秀文媛會勸慰她——爲了日子過得快樂和幸福，她最好不要追探尋挖……但她生來就有追探尋挖的特性。從小是孤兒嘛！孤兒，對自己身邊以外的世界，特別是造成自己成爲孤兒的原因與謎底，就要查個水落石出！

——誰叫我是孤兒！

——誰叫我的生活太安舒，誰叫我的前途太燦爛了！

——我要展開別的挑戰！別

港外桃源

海辛

涌度過，就是在如此情況形成。三舅也帮她，他說老家閣樓，就有她住宿的地方，海邊停着的一艘機件不錯的木艇，可供她使用，這裡去那裡去，任她馳航，而三舅母是個不錯的

天涯俠客無刀

文-秋風　圖-木蝴蝶

十八：老奸巨滑

高立的武功有限，加入戰團，並不能扭轉劣勢，反教余顧南及方菱替他担心。這時候，遠人方面只有龔漢和耶律玉比較輕鬆，其他武士，不是重傷，耶律玉大叫一聲，抽刀向方正天衝去，叫道：「方正天，你有種的便將姑奶奶殺掉！」

方正天不願與她對打，連忙退開，可是其他漢人却無顧忌，一齊向耶律玉衝殺過去。耶律玉嘶聲叫道：「來吧，姑奶奶若有一聲求饒的，便不是英雄！」

龔漢大吃一驚，雙掌一開，推退嚴岩，向耶律玉那邊搶過去。叫道：「小郎主快退！」嚴岩如何肯讓他過去，標前一步，揮拳又將龔漢截住！他動作靈活，行動如風，否則也會有靈猴之外號！龔漢心急之下，拚命進攻，反而露出空門，吃了嚴岩一拳，幸好不中要害！

余顧南見耶律玉勢危，也衝了過去，道：「諸位可否讓她返回遼國？她是郎主，用不着出征，也不會殘殺咱們同胞的！」

一個宋人喝道：「臭小子，你不讓開，咱們便連你也殺了！」

方正天急道：「兄弟，這位小兄弟對我有救命之恩，請不要爲難他，免得讓人說咱們獵鷹會的人沒有義氣！」

嚴岩忽然大叫一聲：「停手！」漢人立時住手，那些契丹武士更不恨得他早下命令，忙不迭退後。嚴岩目光一掃，最後落在余顧南臉上，道：「小哥，今日睡在你份上，咱們收手，你往日對老三的恩惠，也一筆勾銷，錯過今日，再相護外族，莫說咱們獵鷹會舊袍，就是大宋百姓，也不會放過你！」

余顧南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，方正天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，但他對嚴岩似乎十分畏敬，不敢開腔。

嚴岩又道：「走！」對那間所有的人都走了，只留下地上的遼人屍體，和滿身血汗的契丹武士。

（五二九）

Beijing 'Tiantan' Brand Carpets Bring You the Luxury Enjoyed by Chinese Emperors

天壇牌 TEMPLE OF HEAVEN

- First of its kind to be sold abroad
- First of its kind produced in handicraft workshops
- First-prize winner in Chinese carpet categories at international fairs
- Top-quality desig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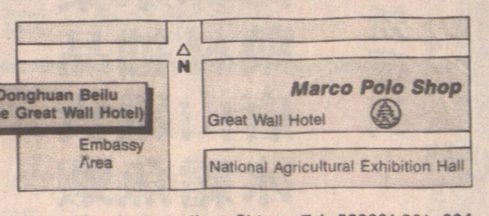
Having a history of catering to the imperial family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, Beijing carpets offer you richness and colour, unique technology and auspicious greetings from the ancient capital.

For purchases, please contact
MARCO POLO CARPET SHOP
Add: Hall No. 7, National Agricultural Exhibition Hall, Beijing, China
Tel: 582331-301, 304 Cable: CARPETBRAN BEIJING Telex: 20051 BCBR CN

DISCOUNT VOUCHER

5% - 10% discount on purchases for readers of China Tourism

Location: Donghuan Beilu (Next to the Great Wall Hotel)



Address: Hall No. 7. National Agricultural Exhibition Hall, Beijing. China　Tel: 582331-301, 304

爆竹烟花迎巨星

「天壇」牌爆竹烟花

爆竹烟花在千多年前的中國發明迄今，已不斷經過多方面的改良。「天壇」牌爆竹烟花除了嚴格注重質量外，款式亦務求趨時，迎合大衆口味，因此歷年來都大受世界各地買家歡迎。

「天壇」牌爆竹烟花的設計特點，着重於產品在空中爆發時的光度、色彩、聲響及動態的組合。

「天壇」牌產品計有：大型的「貝殼禮花」，可在三百至四百米高空持續八至十二秒鐘；中型的「連珠砲」，可在十至十二米高度爆出千變萬化的美麗圖案；以及小型的「玩具」烟花等多種。其中「玩具」烟花更是小童愛不釋手的安全玩意，適合在嘉年華會或小院聚會等場合發放。

「天壇」牌爆竹烟花更備有八十多種長引爆竹，尺碼有1½″、2″、3″、4″、5″、6″、7″、8″和10″等，還有三十多種分別有51、70、90及300個頭的連珠砲。

其他款式包括噴水池、直升飛機、羅馬洋燭等，尺碼齊備，歡迎到下列地址垂詢或洽購。

北京市土產進出口公司
地址：北京西文民巷56號　電報掛號：TUHSUBRAN BEIJING
電傳：22317 TSPB CN　傳真：656518　電話：667255　郵政編碼：100031